

为对高山慰素情

□刘水 文/图

天下泰山

104

泰山晚报

◎责编：崔倩 美编：杨忠 审读：周广玲
◎2025年12月25日 星期四



“振铎岭”题刻。

就在路边，我终于找到了那块“振铎岭”的题刻。

从小雪到大雪节气，我几次去凌汉峰下的荷花荡寻觅元玉和尚命名并题刻的“石堂十二景”。已经找到了“十景”，只有“振铎岭”和“玲珑石”两景不知所在。

大雪节气那天，适逢周末，我又去山下看蜡梅。从普照寺东去，过一座小桥便开始上坡。石板路两侧都是粗壮的麻栎树和乱石。我忽然注意到路北一块黑黝黝的卧牛石的脊背上有点猩红，跳上石背，豁然发现正是我久寻不得的“振铎岭”。“振铎岭”三个大字下是一首题诗：“化美风淳宇宙平，那比古铎更重鸣。携来岱岳埋还振，为对高山慰素情。”

我很高兴有这意外的发现。我不知从这条路上走过多少遍，怎么就没想着爬上石头来看看呢？为什么这个早上它就突然映入我的眼帘了呢？如此，“石堂十二景”题刻就差“玲珑石”没有找到，如果哪一天再突然冒出来，又会收获一份新的欢乐。

真要感谢那位康熙年间的元玉和尚，数百年前，在这荒溪野坡上，他为我们留下了这些题刻，一处处寻找，就像在玩捉迷藏。尽管他题刻的诗作和书法都不能算上乘，但毕竟给这条山谷留下了文化的记忆。泰山的文化就是这样数千年来一代代、一层层累积和沉淀起来的。

一年年在泰山上行走，我不时会问自己：“你看见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有什么打动了你？你想到了什么？有什么需要表达的？怎样才能把所见化为所言，自然而然又酣畅淋漓呢？”都说泰山是一本历史的大书，但我并不想把它仅仅当作一个文本来读。

我们守望的毕竟是一座山，山是文化的，也是自然的；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而自然的、当下的山是有生命的，是生动的、鲜活的。如果去探究历史、钻研文化，我希望是一种“还原”，“还原”它的生动与鲜活，就像沿着一条山溪的脉络从进山口一路听着溪水的动静走向它的源头。而历史的、文化的源头一定是人，是一群人、一个人的生活和心灵。文化怎能离得开人呢？荷花荡的源头在凌汉峰，而文化的源头是那位生活在康熙年间的普照寺住持。对一座山的文化的深度探究，是要让曾从这座山上走过的人“活起来”。

我近来在读两本书，其中一本是《石涛画语录》。石涛教会了我重新理解生活。在“笔墨章”中，他探讨绘画当中的笔墨关系：“墨之溅笔也以灵，笔之运墨也以神，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受蒙养之灵，是有笔无墨也。”这里的生活是自然之活力，是天地道化内在衍化发展的活力，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生活。在山里行走，我们需要脱离庸常的生活，回归到石涛对生活的理解上来。

我读的另一本书是巫鸿的《生动：在漫游中发现艺术》。巫鸿教我重新理解什么是生动。“生”指生命，“动”指运动。用来形容艺术，生动意味着作品中的动感和生命力。越美好的艺术品越具有内在的生命，越像生命体那样触动人心。曾有人把“气韵生动”放在“六法”之首，作为评价艺术的最高标准。当我们以山为题进行创作时，又该如何让笔墨下和镜头中的山生动起来呢？



泰山雪景。通讯员供图

笔证如山

——致周郢《泰山编年通史》

□木子替心

最初的陷落，始于一个深秋
伫立于萧大亨墓林
青涩的少年，耳边回响着历史的玄音
神道，华表，翁仲，石兽……
多少故事，被荒冢遗忘
多少秘密，流浪在人间
心，开始叩问：这人，这山
何以故？何以证？
而历史未曾回答
无数人从这里匆匆而过
仰望，长吁，慨叹……
只有你，矢志用笔爬梳，山的脉络
你的目光，穿越迷雾
以孤寂为杖，以傲骨为灯
探寻湮没于故纸与岩石中的记忆
埋首，投眸，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
如何将一座山走成另一座陡峭的高峰？
直到笔落千钧，才发觉
有些文字，比王朝更加坚固
有些命运，比历史还要漫长
当最后一个句点敲落，涕望来路
这部煌煌通史，已铸成一个人的封禅之路